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32

碧血黄沙

BI XUE HUANG SHA

(二)

黎小江 主编



广州出版社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碧 雪 黄 沙

(二)

黎小江 主编

汪光明 编著
曹林平

广 州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军事文学丛书 / 黎小江主编. —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4.5

ISBN7-80592-707-3/G.131

I. 中… II. 黎… III. 文学 - 军事 - 中国

中国军事文学 碧血黄沙 (二) (32)

出版者: 广州出版社

责任编辑: 赵辛予 封面设计: 蒙复旦

责任校对: 容晓风

发行者: 新华书店

印刷者: 河北固安县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468

版次: 2004年5月第1版 200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7-80592-707-3/G.131

定价: 988.80元 (全55册)

第四章 馨庐之谈

“馨庐”，顾名思义，很容易联想到这就是马步芳的公馆。马步芳字子香，经名胡塞尼，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出生于甘肃河川。小时曾习阿拉伯文，后来就读西宁国民学校，粗知《古兰经》。成年后，随父马麒从戎，加入宁海军，那时，他就认识张慎之，但过往并不密切，后历任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直到后来担任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四十集团军中总司令、青海省政府主席、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上将长官，爬上了马家军事集团所追求的权力顶峰。

张慎之作为承启处处长，时常出进“馨庐”。但他只到三个地方：一是庭院花园中小凉亭，他曾在这里和马步芳下过象棋；二是汉白玉楼上的大平台，在平台上可以眺望西宁周围四时八节不断变换的壮丽景色，夏日在此纳凉谈天说地，中秋在此赏月，冬日在此观雪；三是装饰豪华的客厅。这里有名贵的壁毯地毯，有各式紫檀家具和牛皮沙发，在礼品架上放了古董、瓷器、玉器、金器和牙雕。

其他各室除了本家亲族和贴身副官、佣人，外人是无法进人的。张慎之深谙马步芳的为人，绝不逾越雷池一步而窥察其隐私。

这次，马步芳邀见张慎之是在他的客厅，有军参谋长马德

相陪，如此隆重接见，这不能不使往日诚惶诚恐的张慎之，有受宠若惊之感。

张慎之洞察马步芳，除了下属应该了解他的上司之外，仍然是那个着魔似的目标驱使他不过放过任何机会，犹如一个窃贼，无时不窥测可以伸手的地方。

张慎之远在马麒的宁海军时，就跟马麒的幕僚李乃葵过往甚密，因为他们都是陕西人，张慎之以极为谦恭和真诚的姿态拜他为教师。

在那时，凡是涉世较深的人，几乎都懂得“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人多堵墙”的道理。

在马麒主政期间，为了生存发展，一方面不遗余力地结交上层封建军阀和各级官僚政客，千方百计求得他们的支持；另一方面，他懂得凡励精图治之君无不思贤若渴，凡昌明兴盛之时，无不是人才济济，他积极招揽当时有识之士，组成了一个数以十计的智囊团。

这个智囊团中的主要骨干人物首推黎丹、周希武、朱绣、李乃葵，以及黄文浚、朱炳、姚钧、张勤仲、李钟美等人。

张慎之很敬佩黎丹，他是湖南湘潭人，系清代云贵总督黎培敬之孙，副贡出身，先任甘肃西宁州知州。在马麒任西宁镇总兵时，当时甘肃政权多为湘军旧属所控制，马麒很重视与湖南人的关系。黎丹是湖南都督谭延闿的表弟，曾任过谭的秘书，马麒即聘黎丹为幕宾，后来黎丹任西宁道道尹。其间，每遇军政大事，马麒必求教于黎丹，黎丹便为其精心谋划，悉中要害，甚得马氏尊崇。冯玉祥势力冲决西北后，马麒处境危险，黎丹力主镇静，委曲求全，坐观时变，终使马麒化险为夷，渡过难关。

马麒病故后，黎丹拥戴马麟继任，制订“定青拓边政策”，

黎丹不但处事稳重老练，而且是一位学者，他擅长诗词书法，早在一九二〇年他就创立了“青海藏文研究社”，主持编纂《汉藏大辞典》，汉藏合璧《分解名义大集》等，致力于汉藏文化教育事业二十余年。

但是，张慎之与黎丹接近甚难，暗忖对达到所求目标亦无大益，便转拜他的同乡李乃葵为师。

李乃葵是军人出身，性格耿介，对马麒犯颜直谏，无所顾忌，由于他恃才傲物，得罪人很多，不受重用，但对马家上层人物特性洞察甚深。在他病重之时，张慎之厮守病榻，待之若父，恭聆教诲。李乃葵深为所动，便把自己一生为人处世之得失，谆谆教之。并把马步芳的特性写给张慎之，嘱其熟记而后焚毁。他对马步芳的评价是：

此人聪明绝伦精力充沛，记忆力强，计划筹谋快如泉涌，处事果决，当机立断，往往切中，不拖延，尚快速，皆出其父其叔其兄之上。

知人善任，因人而异，量才录用，读书不多，但领悟力特强，古奥文句，皆能心知其意。文告书信每改动一字一句，宿儒亦为之惊叹。

生性险狠，赏无吝容，杀无亲疏，森冷严苛，悍将骄卒，莫不慑服。

信谗言，先入为主，不易改变其初衷，喜新厌旧，大胆使用新人，使之后来居上。

有才智，有胆魄，有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其叔虽亲如手足，竟被取而代之，颇具无毒不丈夫之气质。有时，亦有扶弱抑强的侠义之风。

善运筹帷幄之中，而不敢驰骋疆场亲冒矢石。

独断专行，有时感情用事，喜时可以原宥部下大错，怒时亦可妄杀无辜。

长于清谈应对，诙谐生风，短于登台讲演。

好色成癖，威逼利诱皆可为之，虽无圣贤之洁，亦无伤大德。

能礼贤下士，延揽人才，为人慷慨，尚能听逆耳之言，故书“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挂于床左；书“兴国之君，乐闻其过，荒乱之主，乐闻其誉”，挂于床右。

善笼络人心，殷勤接待各地区前来拜见的各族头面人物，饗以美食，馈以厚礼，甘言相慰。沽名钓誉者，非上交不谄下交不渎之德也。

“居移气，养移体”，在其青云直上之后，亦不免得意忘形，不似以前礼贤下士矣。

然尊者有过，圣者有耻，盗亦有德，人心难测，变异多端，且其喜怒无常，予夺随意，望汝多自体察，所谓伴君如伴虎者也。

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吾平生多受挫，乃性过刚不能忍耳，望汝谨记。

张慎之思之再三，把借马步芳之力发掘宝窟之设想——那是一个危险的蓝图——取消了。

此次被任命为河西参战部队的总参谋长，结交马元海以下的马家家族之精英机会必多，而且驰骋河西，在战乱之中，血流干，人死绝，城镇燃烧，房屋倾圮，率队挖掘，易找借口，易掩耳目，他仰目向天，内心自问：

“是不是天赐良机？”

张慎之刚刚在客厅的皮沙发上坐定，就听到马步芳的发问：

“张处长，”他竟然没有称他的新任职衔，是亲切？是习

惯？还是表示总参谋长一职是临时性的呢？在坐者均无暇细考，只能留待以后琢磨。“共军绝非一般军队可比，不能视之等闲，元海求胜心切，无视一切艰险，虽有两军相逢勇者胜之语，然而，骄兵易败；我军虽然勇猛无比，同仇敌忾，却是缺乏正规训练，不讲战略战术，凡为将，必智为先、勇次之，你在中央军校成绩优良，今日有用武之地了……”

“感谢军长的重用，”张慎之诚惶诚恐地说，“我将竭诚尽力不负军长的厚望。”

“元海勇猛绝伦，轻视谋略，你去可以弥补他的不足。”

马步芳站起来踱步：“希望你尽心尽职，以‘团体’利益为重，敢于直言抗辩，如有分歧，可急电告我。”

“军长可以放心。”

“你对战争成败有什么想法？”

“我对胜利充满信心！”

“有什么根据？”

“我们占有天时、地利、人和，我们以骁勇无比的骑兵对付其饥寒交迫疲惫不堪的步兵……战场主动权全在我们手中。”

“所言甚当，凯旋之日，我当重赏。全军出征在即，我不多耽搁你的时间了。府上之事，悉托明丞照看，你就放心出发吧！”

送走张慎之，马步芳与马德对弈。马德连负两局，三局又现颓势；马步芳疑惑不解，手执棋子问道：“明丞，你的棋艺今天欠佳，不似往日，有什么心事吧？”

“河西共军，本不足虑，唯怕蒋介石的中央军借追剿之名渡河西进，那可就麻烦了！”

“所虑甚是，我们力求速战速决！”

晚上，他的小小的歌舞厅里传出高亢激越的镲鼓丝竹之

声，这是马步芳最喜欢听的《河州大令》兼有甘、青、宁地方歌谣的柔情和他家乡民歌的温馨，散发着草原的清香，宣泄着牧民的粗犷豪放的热忱，教人心神飘荡，忍不住翩跹起舞。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孔子为政，先正礼乐，那个时代是非常严格的，在周天子庭前的歌舞队伍只能有八列；诸侯六列；大夫只能四列。季孙氏鲁大夫，竟然也敢享天子之礼，排上八列舞妓，如此僭越，谁能受得了？那是非治罪不可了。时代毕竟越来越开明，马步芳的歌舞能排几队，谁管得着？

马步芳和马元海一样，酷爱歌舞，在后来竟然甘冒被刺杀之险，把被俘的红军组成新剧团以供其玩赏。

但是今天，河西战鼓动地而来，马步芳的情绪虽然极力镇定，仍然不能回到歌舞升平的宁谧之中，古人云：钟鼓之声，怒而击之则武，忧而击之则悲，喜而击之则乐。其意变，其声亦变……马步芳的耳畔弥散着一片杀伐之声，他退出舞厅回到书斋。

提笔挥毫录唐诗一首，题赠子涵率大军出征：

弓背霞明剑照霜，
秋风走马出咸阳；
未收天子河湟地，
不拟回头望故乡。

这种悲壮之情在马步芳心头停留了一会儿，重又步入舞厅，他的情绪却被突然袭上心头的两句古诗破坏了：

战士军前半死生，
美人帐下犹歌舞。

马步芳在管弦声中，仿佛听到西宁大校场上战马嘶鸣，蹄声哒哒。他又从舞厅走出，登上平台，看到满街灯火，这天是夏历九月十四，皓月当空，部队过处，爹娘相送，哭声四起，仿佛有鬼影憧憧。

他记起自己一生连年征战，处处烽火，时时狼烟，战地空旷无垠，村镇焚为焦土，一片生机勃勃的大地，顿时变得人迹灭绝，疮痍满目，一片苍凉。

他感到一股冷气从足底上升，渗透了全身，接着打了几个寒噤。清冷神秘的月辉，照耀着匆匆北行的部队，像一条巨蟒爬进祁连山口，夜风呜咽，明灭闪动的火把恰如幽幽磷火，仿佛进入了一场奇幻迷离的血腥噩梦。他冷漠坚定的脸上显出异常的苍白与惶惑，他的眼前又浮现出那些难以描述的残酷的战争！

他首先想到的是他的族弟马仲英的“河湟事变”，只杀得尸骨遍荒野，千里无人烟，不仅排斥异己而殊死搏斗，而且为权为利骨肉相残。这些本族、本教、异族、异教，各派政治集团、各路军阀势力，连年混战，谁能分清是非？谁能分清功罪？争权夺利，像两页巨大的磨盘，碾碎了人民的尸骨，无止无休。

他又想到了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三年间的青藏战争，而后就是与宁马联合的拒孙战争，为生存而去死亡，为获利而丢弃一切。

“春秋无义战”，他何曾进行过义战？保卫自身的利益这就是一切行为的准则，如果红军不到河西来，蒋介石调他一兵一卒他也不愿意；他在军事会议上作了受侵害的委屈的样子，当然不全是做戏，但是，如果他有十倍百倍的兵力，他就要挥师横扫，统一全国；如果他有千倍万倍的兵力，他就要武力征服世界！

在马步芳看来，弱肉强食，优胜劣败，是万世不变的法

则！

力量弱时被人打，力量强时打别人……利益一致时，宿仇也变成朋友；利益相悖时，骨肉也成了死敌。

马步芳想到了历来宫廷中的残杀，他心头一颤，猝然感到一股袭面而来的寒气。他避开从祁连山雪峰上吹来的冷风，把脸转向西南，他感到沙特阿拉伯的干燥的漠风从万里之外飘浮而来。

他的族叔马麟不是怀着对他威逼迫害的隐痛不甘退隐，在十月十二日启程飞往南京向蒋介石告状，然后含恨赴麦加朝觐的吗？

“何必含恨？”马步芳望着伊斯兰教的圣地，那里有穆罕默德的圣陵，他自信，他对伊斯兰教同他族叔一样虔诚，他比他族叔更懂得《古兰经》的教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举贤以临国，官能以救民。谁能光大我们马氏家族的荣耀？谁能扩展我们马氏家族的基业？你是继承了我父亲的余烈，子承父业不比弟取兄业更为合理？而且我们两人，谁是庸才谁是英才？谁学足以通古，才足以御今，智足以应变，强足以守官？”

马步芳自辩之后，变得心定神宁，心安理得了。

此时，夜已渐深，舞厅里的鼓乐已经消隐。善解人意的赵副官知道万马出征的夜晚不是缓歌曼舞凝丝竹的时候，马步芳不会到舞厅来了，便令那些歌舞美人退了下去。

马步芳步下平台，回卧室就寝。

忽有笛声如丝如缕，绵绵不绝，搅得他心神难安，披衣又起，伫立门边谛听。

笛声如泣如诉，似有无穷幽思泛起，他凝然不动良久，忘记了身外一切，忘记了侵衣透骨的夜寒，直到一曲终了。

他忽然推门而出冲入吹奏者的房中，“嚶其鸣矣，求其友声”，不顾一切把他最宠爱的女郎抱起。

不久，他们便进入了温柔之乡！

此时，漠风骤起，月色昏昏。

张慎之骑马跟在马元海身后，正走过北川河桥，进入祁连山南麓，达坂山主峰的仙密大山，正在西坠的月光下俯瞰着他们。

“总指挥，你想什么呢？”张慎之看着马元海在马上晃动的背影，很想探求一下这员猛将心灵的奥秘。

“我想，如若是我处在成吉思汗的时代，指挥这支大军，能不能打到欧洲！”

张慎之没有想到这位赳赳武夫竟然这样浪漫。

“何止打到欧洲，以二十世纪的装备，打十二世纪的战争，可以横扫天下。”

“我倒不想跑那么远，我不像你，会说洋文……再说，那些外国娘们儿也不好玩，如果我真是成吉思汗，我就会成立西域大帝国，我当皇帝，你当宰相，咱们搞它个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歌舞升平度一生……喂，成吉思汗是怎么死的？好像他也来过咱们河西！”

“来过，”张慎之的记忆很好，“哪一年我不记得了，他西征灭了西辽和花刺子模，打败了俄罗斯联军，后来又率兵攻打西夏，遭到西夏顽强抵抗，第二年被西夏打败，他郁闷成疾，病死军中。据说，就死在河西走廊的清水……”

“清水，我去过，离酒泉不远了。”马元海兴致勃勃地大放厥词，“说真的，我倒希望把共军赶回陕西你的老家去，我就带骑兵追赶……”

“为什么这么想？”

“听说陕西米脂出美女，貂蝉不就是米脂人吗？”

“那我可得向你声明，我们华阴县离米脂足有八百里，再说有没有貂蝉这么个人都很难说，我们华阴可是专出母夜叉的地方。”

“那我可就追得没劲了!”马元海叹了口气,反问道,“你出征的时候想什么呢?”

“我……我想我做的一个梦……”张慎之笑笑。

“梦?上午接命令,下午忙出征,你什么时候做的梦?”

“午饭之后,打了个瞌睡。”

“梦不会很长!”

“我梦见一群闪着金光的飞鸟穿过黑沉沉的云幕,落到咱们出征的地方,轰然一声,顿时化成百丈长虹,散落下五彩缤纷的宝石花!我就醒了!”

“有趣!那是炮弹的爆炸!”

“我看到的明明是宝石!”

“很好,总指挥想美人,总参谋长想宝石……这仗准能打赢!”

张慎之的梦是临时编的,他回家与妻子告别时,把祖父、父亲的遗嘱托付给妻子,他万一有什么不幸,他的十四岁的儿子将继承他的富可敌国的财产。

第五章 危险的试探

张慎之把马正良带进自己房间里，让他坐在铺着狼皮褥子的小炕沿上，端给他一盘黑瓜子，让他稍候一会儿，便坐在灯下，起草向马步芳催要弹药的电文，交电台主任徐寿彭发出。

马正良嗑着瓜子，想不出参谋长要跟他谈什么。

住在隔壁的马元海已经扬起了如雷的鼾声。

“我首先祝贺你的提升和受奖！”

“谢谢参谋长！”马正良淡然地回答，拘束之中存有几分别心。

“你的琴拉得很好，在马家军的作战部队里，有你这样文化素养的人不多。今天我很兴奋，很想找个人像朋友似的随便谈谈。你上过什么学校吗？”

“没有，是我父亲教的！”

“你父亲在哪里？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只有父亲一人，母亲早就去世了。”

“家里靠什么生活？”

“父亲有些积蓄。”

“那么你离开家后，老人由谁照看？”

“父亲身体很好……家里还有个又聋又哑的大叔……”

“那么他还要照看聋哑人了？”

“不，聋哑大叔很健壮，他照看父亲。”

“你父亲一定很孤单了？”

“不，他有满屋藏书。”

“噢，你家是书香门第，你父亲一定是很有学问的人了？”

“他原来是随军阿訇。”

“随军？你父亲也是军人？”

“……”

“他也在宁海军里服务过了？他叫什么名字？也许我们还认识呢？”

“他叫马向真……”

张慎之自信记忆力特强，却想不起在随军阿訇中有这么一个人。

按说，这种吱吱嘎嘎拉锯式的谈话早该结束了，想一句问一句，问一句说一句，不多一字，叫人难受，张慎之也已察觉马正良不是他希望的那种促膝谈心倾诉衷肠的对象，更不是爱私利害公义之人，笼络其心甚难。

但是，马正良这种不卑不亢，虽不多言，却句句诚实的回答，深深吸引了他。

“你家在哪里？也许有机会去拜访他。”

“在永昌，柴山堡，离汉长城很近。”

“那是苍凉之地！”

“很适合父亲半隐居的生活……”

“他怎么能允许你从军呢？你是孤子。”

“用父亲的话说，他是理性多于感情，我是感情多于理性，我不能像他那样生活……”

“我倒觉得你是理智型的，比如，你不多酒，得了最高奖励也不兴高采烈，当大伙欢叫着去争夺女俘时，你却沉默无言，本来，今夜值得狂欢的应该是你。”

“不欺妇孺，不杀无辜……这是父亲的教诲。”

“你在军中，朋友多吗？”

“……”马正良摇摇头。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你为什么不广结友人？”

“黄金易得，知心难求……我是个不合群的人。”

“这我理解，曲高则和寡。”

张慎之陷入沉思之中，生活中充满悖论，他感到马正良正是他需要之人，又是他最需要的人，就像寻觅一个坚贞专一忠于爱情而又背叛丈夫的情妇，需要一个对别人恶对自己善的双重人格。

张慎之是聪明之人，自信精通世事，练达人情，却又走不出他的误区：他总想在生活中找一个可以背叛任何人，却又无限忠于他的伙伴。

“参谋长，”马正良在张慎之愣神的时候站了起来，“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回去了。”

“噢，可以，可以，”张慎之不无遗憾地说，“我们以后还是有机会谈谈的。”他也站起来，忽然想到了几句要紧的话问，“你父亲是在哪个部队里当随军阿訇的？”为了不引起马正良对他寻根究底的猜疑，又补充说，“我在总部多年，怎么会不认识呢？”

“他在马仲英部队里，在马仲英失败之前，他就居家赋闲了。”

张慎之历数了马仲英的四个随军阿訇，却无一个叫马向真的，但他不便再问，而且他已经看出，马正良正为自己多言有些后悔了。

“噢，噢。”张慎之做出毫不在意只是随便问问的样子，把马正良送出门去。

他用适度的冷漠，掩饰找马正良“密谈”的真正企图。

马正良走后，张慎之沉思了好久，神龙见首不见尾，似藏

似露的马向真强烈地吸引了他。

他相信马向真是马仲英的随军阿訇之一。他在司令部多年，见过各种编制名册，记不起这么个名字：

他眼前忽有亮光一闪，恍然大悟：“这是一个化名！向真，向真，向往真理，向往真主，向往真实者也……”他立即赋予这个人物以神秘的色彩，产生了一种直觉：也许这位隐士能帮助他解开这个难解之秘吧？

“明者远祸于未萌，智者避危于未形。”十数年来，张慎之谨慎从事，害怕一招不慎全盘皆输，反而忧虑重重，莫衷一是：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慎则无智。奇和险往往是连在一起的，不冒风险，智有何用？

生活，就像一座云遮雾绕的山林，从远处看来，犹如仙境，呈现出朦胧之美，如果近看，就会看到残枝败叶，蚁穴虫窝。

张慎之的获宝美梦，一旦落实，就感到危险万分：

在没来河西担任总参谋长之前，他就设计过多种方案，但没有一种不存危险：

他曾设想把这个秘密出卖给马步芳，达成秘密协定：发掘之后，可以对半分或是四六分。

发掘方法，可以采用一九二八年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挖盗清东陵慈禧墓的方法，但绝不会引起那样大的震动。因为那是尽人皆知的皇陵，而他的宝窟却是谁也不知道的洞穴。

只要用军事演习为借口，在测定的地点挖个小小的地下掩蔽部就是了。当发现那两个密封酒缸时，就运往“演习”指挥部，当众宣称挖出了两缸陈年老酒，马步芳就效法当年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击败匈奴凯旋归来，将汉武帝送来犒赏他的一缸御酒，倾入金泉之中，与全军将士共饮，传为千古佳话，后来，金泉也就更名为酒泉。